

亲如兄弟

□合肥 日月

“战友战友亲如兄弟……”大凡当过兵的人不仅都会唱这首《战友之歌》，而且都还深知“战友”这两个字的深刻内涵。众人皆知，一起扛过枪，一起同过窗，一起下过乡，一起共过事，与此种种，都是人世最为珍贵的关系。在这些关系中，唯有战友间的关系是最清清爽爽的纯真而强烈、质朴而持久。

战友是指军队中干部与干部、士兵与士兵、干部与士兵相互之间的称呼和总称，是军队人际关系的基础。狭义的战友是指同在一个部队或同一个时期的服役人。战友，并肩战斗荣辱与共，泛指在一起战斗或在一起战斗过的人。大家天天在一起同训练、同学习、同劳动、同休息、同吃一锅饭、同举一杆旗，为了祖国的荣誉、人民的利益，凝聚成一个钢铁集体。训练场上一起摸爬滚打、吃苦受累；比武场上一起打擂台、争第一；抗洪抢险一起跳进滚滚洪流，用血肉之躯，组成水中长城；在危急关头，挺身而出，舍生忘死救战友；在打击犯罪中，一起冲锋陷阵。在这“铁打的营盘、流水的兵”的战斗集体中，练就了战友亲如兄弟，锻造出亲如兄弟的红色基因和军人特有的气质风度。

曾记得，我一当兵就时时刻刻感受到这情深似海的战友关系。我们一入伍，大家来自天南地北，遇上困难烦恼，战友间互相帮助，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。刚入伍时，许多新兵自理能力差，老兵都会无微不至地给予呵护，帮着洗衣，夜晚还起来帮着盖被褥。生病了，也会跑到伙房做一碗肉丝面

或鸡蛋面，端到床前。有些新兵训练跟不上，老兵也会手把手地悉心地传帮带。大家彼此虽没有血缘关系，但胜似亲兄弟。

那时我刚离开校门，就进入了营门，可以说对部队生活一切都比较陌生，我的新兵班长是一个个头不高的“江西老表”，他就像一位老大哥一样关心、爱护、照顾着我，他知道我不喜欢吃面条、馒头，一遇上新兵连吃面食时，他总会端上一碗面条去别的连队给我换一碗米饭，让我吃。老兵们3年一次探亲假，一归队，总会带些家乡的土特产，分给每位战友吃。那会白天兵看兵，晚上数星星，但战友们没有一个感到部队生活单调、枯燥，大家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总是其乐无穷。

我调到机关工作后，在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，那时我们的团长，是一位老侦察兵，个头有一米七八，只要他往训练场一站，面色铁青，两眼都冒着股杀气，样子十分凶悍而严厉，不论是官还是兵，一在演兵场见到他，都十分地“害怕”。可转眼只要他一离开训练场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和蔼可亲。老团长还有一大爱好，就是一到冬天，他总喜欢拉着我们几个机关兵坐在团部门口的几条水泥板的凳子上，一边和我们一起晒太阳，一边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他当年当兵的故事。还有就是每逢节假日，首长们怕这些机关兵过节想家，总喜欢把我们这些士兵叫到自己的家中，让我们和他的家人们在一起欢欢喜喜过个节。用首长们的话说，叫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不能让我们这些远离家

乡、远离亲人的士兵，在部队感到孤独。

我就是在这种纯真而浓厚的战友情中生活、工作整整25个春秋，在部队大家庭的熏陶下，官爱兵、兵敬官，官兵一致，官兵共铸军魂，试看天下谁能敌。我也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这一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，一到节假日，就把自己分管部门的单身干部和战士请到自己家中作客，每年的年夜饭，我也是深入到连队去和大家一起欢聚一堂过个年。有时出差到外地，只要有自己分管部门中干部战士是当地人，我都会挤出时间，买点小礼物到官兵家中进行家访。

2001年6月间的一天，有位1965年参军的桐城老兵到合肥卖茶叶，不知从哪听说我当年当兵的部队和他是一个部队，就背着卖剩下的一布袋“桐城小兰花”茶叶找上门，想向我打听打听一些老部队老战友的情况，机关门卫哨兵就打电话给我，我二话没说，就跑下楼把这位不曾认识的老兵热情地接到办公室，沏茶递烟。他一见到我，特别兴奋，特别开心。临别时，我买下了他的那袋茶叶。

战友之间的交情，平淡如水。正如《庄子·山木》：“且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饴；君子淡以亲，小人甘以绝。”

我虽然离开部队已15个春与秋，但清清爽爽的战友关系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，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，也注入了我的骨子里，这是我从军25年来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家有“露西”

□重庆 陶诗秀

退休生活虽然安逸，可是与外界的联系也少了许多。除了偶尔同几位老朋友见见面或通电话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，与妻子大眼瞪小眼，一天说不了多少话。这种状况想想有点担心：如此下去会不会得失智症？

家里有了条名叫露西的小狗后，情况就大为改变，不论寒冬还是酷暑，早晨没睡醒就要起来，迷迷糊糊跟着狗儿一路小跑，还要不时弯腰，把狗屎捡起来。遛狗常遇到别的狗，狗与狗相见分外亲热；睡眼惺忪的遛狗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也就顺势交谈起来。临走时，狗儿们依依不舍，遛狗族也互道珍重和“明晨见”。不过早晨与其他遛狗族相遇，对方可能要上班，我也有家务要忙，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分手。

下午散步就不同了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带着露西，沿着大街走路，或者到河边公园游玩，为时两个多小时。露西是约克夏犬，体重只有六磅，我们担心它跑不了长路，就买了辆小推车。露西是美人胚子，金黄色的头毛，配上两颗又大又圆的黑眼睛，十分可爱。有时候露西从推车里站着，跷起两条前腿搭在横杆上，像是检阅迎面而来的行人，它的萌态赢得了很高的回头率，许多人都朝着露西微笑，说一句“好可爱的小狗！”

有些爱狗族不满足于简单的称赞，就停下脚步，向我们提出各种问题，于是大家就站在街边交谈起来。最多的问题有这么几个：“它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是公狗还是母狗？”“它几岁了？”“这是什么品种？”还有的爱狗族会问：“露西的推车很好，在哪买的啊？”

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后，对方就进一步与我们交谈：“我也有一只约克夏狗，是男生。”“我的小狗今年也六岁了。”“约克夏狗就是调皮，喜欢玩。”“我的狗狗活了十六岁过世了，我好想念它。”……当我们告诉对方，露西是从遥远的美国搭大飞机“移民”来中国的，有的朋友会惊奇地喊道：“不可思议，这是真的吗？”如果对方也带着狗狗，我们同样会向他们发问。

就这样，我们带着露西散步，每天至少要同五个爱狗族交谈养狗经，一年下来大约一千八百多人。这几年我们同上万爱狗族交谈过。人海茫茫，与陌生人在路上相向而行，擦肩而过后，此生或许再不会有机会交谈，因为有露西，我们可以与其中许多人说过话，哪怕是只字词组的交谈，也是缘分。

以前听过“以酒会友”“以棋会友”“以诗会友”的，我家露西竟为我们开启了“以狗会友”的模式，这也是家有狗狗的意外收获吧！

或许是自己也日渐年老的缘故，对老人这一群体便多了关注。当然，对老人这一群体关注的岂止是我们自己，还有国家的好政策。

以前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农村的老人，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，很少有娱乐活动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农村的老年人快乐着呢！您听那各种健身器材，“嘎呀嘎呀”发出的老年人锻炼时清脆悦耳声；广场上“蹦蹦跳跳”发出的老年人优雅健美的舞步声；还有那街头村尾司空见惯身着太极服肩背宝剑的大爷大妈们。在我老家农村小集镇，有一位75岁的黄奶奶，今年春节期间，带着一帮人，身着华丽古装，涂脂抹粉，领队在广场上表演精彩的古典旱船，演出赢得了众乡亲们阵阵掌声和喝彩声。

老年人应该快乐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老年人不容易，辛劳大半辈子，晚年理应快乐，也应享受快乐。然而同样是农村老年人，由于年代不同，有些老年人就不一定快乐，甚至遭罪。

在我小时候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那时大多数老年人基本上与快乐无缘。老家肥东流行一句俗语：八十岁老奶奶砍黄蒿，一天不砍一天没有烧。意思是一个人为了温饱，要劳累一生，即使到了晚年，也不能幸免。这就是对老年人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实际上，为了能吃上一口饭，六七十岁老年人仍在田间劳作是普遍现象。老家还有一句俗语：穷争饿吵。婆媳关系本来就难处，加之贫困，雪上加霜，矛盾激化，只有开打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中学毕业回乡务农。那年秋季，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对婆媳终于在田头当众打起来了。60多岁的婆婆与儿媳抱在一起，互揪头发，相互指责，各不相让，待众人好不容易将两人拉开后，地里丢下好几撮长发，两败俱伤。但是，相比生病的老年人，这些老人则又幸运多了。农村人不怕苦不怕累，就怕生病，生

祝福老年

□合肥 施光华

小病不看，生大病看不起，尤其老年人。可老年人犹如老化的机器腐朽的树木，自然灾害在所难免。

也许有人说，你那是在偏僻的农村，又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在城市附近的农村就不会这样了。那我就告诉您吧，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在省城，单位一路之隔就是农村，有5个生产队，现为瑶海区城东街道柳荫塘社居委所辖，居住着数百户居民，有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是我爱人的亲戚。1978年秋天的一天，我们拎着几盒糕点去看她，她家中无人，躺在床上，很是凄凉，据说身体有病，但又没有多少条件去看医生，于是只能这样躺着。几个月后，老人去世了。听说今年这个村落整体拆迁了，我心里安慰了不少，因为再不会有那样的老人出现了吧。

眼下，社会上的一切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，越来越好。不光在城市，在农村同样有各种健身器材，同样有许多老年人在跳广场舞，同样在湖河塘坝见到垂钓的老人们。在农村，能动的老年人享受幸福快乐，不能动的老人也毫不逊色。我母亲今年90岁了，年龄大了生活不能自理，她房间有空调、卫生间，吃饭有人喂，昼夜有人陪伴。逢年过节，乡镇社居委领导携带慰问品登门慰问，平日亲朋好友常来看望。

四十年后，农村老人们生活待遇为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？我想，除了领导关心、子女孝心、乡邻爱心外，最重要的是，现在老人们拥有了快乐的源泉，这个快乐的源泉就是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时代。住房有保障，看病有医保，大病有救助，生活有补助，吃喝不愁，穿戴不忧，有病治病，无病健身，这些对老年人来说，足够了。我们衷心祝福所有生活在新时期的老年人，健康长寿，永远快乐。